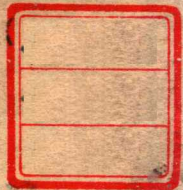


遊美印象記



愛倫堡等著

晉察冀新華書店印行



著 等 堡 倫 愛

遊 美 印 象 記

晉 察 冀 新 華 書 店 印 行

一 九 四 八 年 三 月

遊 美 印 象 記

著 者	愛 倫 堡 等
出 版 者	晉 察 冀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者	晉 察 冀 新 華 書 店
總 分 店	： 冀 中 總 分 店
分 店	： 察 哈 爾 分 店
	石 家 莊 分 店
	陽 泉 分 店
	渾 源 分 店
定 價	每 冊 邊 幣
	元

一 九 四 八 年 三 月 出 版

1—3,000

目 錄

愛倫堡：

遊美印象記

黑人在『自由美國』

覆勞倫斯先生

作家的呼聲

自然法則

柯爾內楚克：

『自由的』美國是怎樣接待我的

郭爾巴托夫：

亨利·杜魯門

一

二四

三二

三七

四三

五〇

五六

遊美印象記

遊美印象記

現代哥倫布們都時間匆促，乘一架「星座」型飛機用不了二十四小時就橫渡過大西洋，這飛機漂亮，舒適，有汽溫調節裝備，即使在高空，耳內也不感覺痛苦，給了我們一張指南，說倘在大洋中被迫降落時，最好把鞋子脫掉，跳入一隻小橡皮裏。這個忠告並不使我十分動心，我的錶上的指針可使我糊塗起來，錶上指着早晨七點鐘，但到達目的地却在夜半，我們還在喝着歐洲式的早茶時，美國人已經上床睡覺了。

一下飛機，興奮的新聞訪員們立刻盤問起我來，問我對美國怎樣喜歡，那時我能說什麼呢？是說海關官吏的敏銳明察？還是說記者們的愚昧盲目？我知道有些美國的新聞記者去戰國時都帶着一本預先備好的關於我國的書，（有時裝在腦子裏，有時帶在公事夾裏）。我不想快學他們。我要仔細向周圍看看，並試去了解一切爲我所見到的。

我生平走過許多地方，足跡遍全歐。有時我想，我是不會再少見多怪了，到了美國，我才知道這裏有許多是出乎我意想之外的，這裏的城市，樹木，風俗習慣——一切都不同。此處夏天極熱，但不

是歐洲的那種熱；潮濕悶鬱，像在春花的暖室內似的，這兒橄欖大過梅子，但味道欠佳。人們做起姿勢來，用腿比用手臂的時候還多。戲院中的觀眾如表示讚許時，就收起口哨吵得人耳聾。她不懂美國，就不會了解『現代化』的意義，人們曾獻給她千百種頌辭，她易於被誇揚也易於被嘲笑。這個國度不僅與衆不同，而且千面萬貌，難於了解。用短文要寫出生動的面又常互相矛盾的印象是很困難的。這裏，在技術的複雜性後面隱藏着精神的單純性，而在此種單純性之後則又是意想不到的複雜。

我對美國文學的評價是很高的。現在西歐難得有什麼作家比得上海明威，福克納，史坦培克，或卡地威爾。此外我還可以試舉兩三個名字。但在這些作家之後則是一片空虛。刊在插圖週刊上的那些小說，都是那麼單調無聊，在歐洲使最不認真的讀者也不敢領教。這兒沒有中間文學，正如沒有四五層樓的建築一樣。紐約的摩天樓是地理環境使然；這是一個建在許多小島上的大都市，但在任何外州的小城市中，我們却可以看到幾千所一層樓的房屋圍着鶴立雞群的幾座摩天大廈。

在大西洋城車站，那代替衣帽間的自動存物處使我驚嘆不置，投進一枚錢幣，得到一個鑰匙就可以自己把行李收藏起來，我正要對我的美國同伴說：『你們懂得怎樣使人類的生存更安適』時，還沒有開口我又注意到一間黑暗而吵鬧的房間，寫着『專爲有色人種所用』，一些黑人和黑白混種人在裏面打盹，在密西西比州我看到一個農場主人的家庭，其中有電冰箱洗滌機，一架精美的收音機和新奇的通風器。這園主很安靜的和我解釋黑色皮膚的人根本不能算人，收音機和通風器，在這位蓄奴者的心靈發展上是並沒有任何反映作用的。

我在幾個大學城裏逗留過，美國曾費了許多精神提高知識水準至適當高度，我看見規模宏大的圖書館和實驗室，我看見萬人矚目的科學家，但在田納西，教授告訴我說他們沒有在學校中講解進化論

的權利；當地法律禁止任何違反聖經上亞當夏娃神話以外的解說。

美國一切城市裏都有『獅子俱樂部』，我有幸參加過某城中一個這種俱樂部的宴會，實業界人民群賢畢聚，每人佩帶一個條子，說明他的營業所在地和性質；吃飯和營業原來還有密切關聯。在到會著開始吃他們的蜜餞水果、蛋黃乳醬和火腿葡萄乾以前，主席先用一個木槌敲着桌子叫道：『向獅子們致敬！』這些中年實業家們立刻站起來同聲叫道：『嗚！嗚！嗚！嗚！』我不覺愕然却避，但他們解釋說他們是在仿做獅子吼。

自然，這些身佩掛條的實業家們所做的聲音模仿並無害於事，但也有很壞的觀念，最近在喬治亞州，三K黨舉行了一次遊行，這個假裝是秘密的面實是公開的幫會的會員，頭上戴着小丑的套巾，宣傳效忠於他們本地法西斯Führer（元首），他們稱之爲『龍頭幫主』（Grand Dragon）的，然後發誓說要吊死幾個黑人，弄死幾個自由思想者。

盡人皆知美國是拜金的。除去幾百正式的教堂和教派外，另外還有一種崇拜——金錢。一位藝術家評論家介紹我一個青年藝術家後，反覆地說出他的姓氏，跟着鄭重共事的說道：『值三千元！』一次在一個餐廳裏，司儀宣告說三位貴賓駕臨了：一個坤伶，一個參院議員，和一個商人，『他從開戰以來營業總額增加了三倍』。我參加過許多宴會，其中節目差不多都是這樣：先是每人都大嚼他們的雞，接着講演者們滔滔地講一陣；隨後一個女歌手唱起靡靡的小調；末了一個牧師爲慈善事募捐，他朗誦着慷慨解囊者的姓名：『史密斯先生捐五百元。』大家鼓掌了，史密斯先生站起來鞠躬。

一般人怕不大有人在美國，除了活躍興旺的生意人外，還有天真的做白晝夢者和崇高的理想主義者，我遇到一位著名的發明家，他放棄了一筆大財源，因爲怕他所發明的機器剝奪了幾十萬工人的麵

包，我和一些烏托邦主義者談過，他們寢食俱廢的把精神和財力供獻於成立一個『世界政府』的幻想計劃，在一個城市裏我發現了一群怪人，他們深信由『世界語』之功，他們就能使原子彈無能爲力。到處都有保障黑人權利的團體。每年都有無辜的黑人被判罪在電椅上處死，每年善良的美國人們都抗議種族的野蠻制度。誠然，崇拜金錢在美國是存在的，但在美國也有人省下買一雙鞋錢或幾張電影票的錢，送禮物給南斯拉夫的兒童們。

美國人稚氣的地方多得很，他們不會矯揉造作；他們直率，好奇，而且吵鬧。美國的最古老的部分叫作新英格蘭。在美國什麼都新，什麼都年輕。但在新俄爾連斯的『法國地』還保存着十七世紀所建的房子，這種房子在歐洲隨處都有，最不辭辛勞的遊歷者也不會注意它，但新俄爾連斯的這個『古地區』簡直像旁貝古城了——成了真正遊覽觀光的中心。這裏幾乎每所房子內不是有一個古董鋪便是有個舊式的旅館，極熱的一天我到新俄爾連斯去（這裏離赤道不遠），一家裏壁爐中還生着熊熊篝火——爲的是重新造成那過去時代的風味，淌着熱汗的美國人們坐在火旁喝着冰水，他們必得在『古』屋中消磨幾分鐘，要想了解美國人必須記住這個國家的年齡。他們常常跳起來換換座位；他們隨時準備從一城遷到另一城，一州遷到另一州，生在那裏就住在那裏的人他們認爲是希罕的。

再沒有比英國人的性情習慣和普通美國人的性情習慣更爲相反的了，英國人多禮而淡漠遲鈍；他願意在他祖父的房子裏一住便住一輩子；他定做衣服要最好的料子，希望縱不穿到老死也要穿到下次選舉，美國人是只喜歡新衣服，他幾乎還沒有把他的住房佈置好就開始尋找新居，他從來不定做衣服；何必定做？在那個鋪子裏他都能找到一套便宜的做得很好的成衣，足能穿一些時候，然後丟掉。他願意買一件值不得一洗的襯衫，他尊重古老的寶石，但更喜愛光閃閃的新領帶——以及吵鬧。

美國的歷史的確是一部新的歷史。在此我可提到，學校中孩子們所學的歷史竟像是各州不同，在北部，把南方人叫作『奴隸制度之保衛者』，在南部就把北方人稱爲『壓迫者』。糾紛的爭論在這裏常常掩藏了歷史的感情，對於普通美國人，好像發個一個時代都在晨報和晚報間度過了；他往往在晚上已經記不清在早上什麼事曾使他煩擾過，一位太太向我說：『不要看這本小說了，這不是新的了，還是兩年以前出版的。』

我和愛因斯坦教授談起各大報紙的反蘇運動，我指給他一篇文字，裏邊幾乎把恢復斯大林格勒描寫成一件『蘇維埃帝國主義』的行爲。愛因斯坦教授答道：『這些文字是爲給已經忘了什麼是斯大林格勒的人看的。』他接着告訴我說，在非洲有些部落中，是拿事物或現象起人名的：『山』，『棕櫚』，『黎明』，『鷹』，部落中一個人死掉了，他的名字就成了禁忌，不許再說，於是必得對這些物體或現象等另想新的名詞。這樣的部落顯然是既不會有傳說也不會有傳統的。

二

反蘇理論家喜歡把蘇聯描寫成兵營似的樣子，其中每個人都不容許有獨特的個性存在，蘇聯讀者要覺得有趣吧，有些美國編者看見我們三個訪問者時，驚訝起來說，『怎麼，他們看來彼此並不大一樣呢。』

事實上，我不知道有什麼國家像美國這樣標準化得如此完全，我到過幾十個美國城市，它們彼此間都沒有法子區分，每城都有它一條『大街』——主要的街道——街上有時裝店，一家電影院，和賣香烟與『可口可樂』的照明的廣告。沒有一個美國人能從照片上把一個城的『大街』和一百個其他城

中的『大街』分別出來。當然，紐約是有它自己的特性的，然而美國人老是埋怨說：『紐約並不是美國』。在伯明翰城和聖路易城的居民眼中看來，這五方雜處的巨人似的紐約，直如一個自由思想家們的大本營或巢穴。

紐約的外表使遊覽者爲之驚駭，有一個建築家把這都市叫作『破滅的仙境』，我看它也可以叫『仙境的破滅』，它一味向上方聳長着，變成一座高大的鋼骨水泥的森林，到夜則像是有着許多點燈光的小屋在高山。它是五光十色，吵鬧嘈雜，令人疲倦。它包括幾十個各別的小城市——黑人的，猶太人的，意大利人的，波蘭多黎加入的，德國人的，和其他區域，唐人街裏，理髮匠們廣告牌子上寫着担保除去臉上的傷疤而不留痕跡，黑人區內有『襯衣醫院』和私人的當舖，破褲子可以拿到那裏去當錢，商人在五十七號路賣着歐洲的藝術傑作，大富翁的太太們穿着海狸皮大衣在第五號路上閑蹈，紐約是政治思想和藝術的中心，它正式名義上甚至還不是一州的首府，僅是個不關重要的小城市而已，然而它却是美國的首都，二三其他城市——舊金山，新俄蘭連斯，波斯頓，——都還保存了各自的特點，但餘外的城市全無個性；只是某些數目的美國人的總匯而已。

褲子，濃咖啡器，安樂椅，也都標準化了，我說這話並沒有貶責的意味；因爲美國人之所以能提高物質生活水準者，都拜受大量生產之賜，我想有些事情我們可以向美國人學習——怎樣把鞋子和茶鍋製造得快而且好，可是在美國差不多所有奢侈品都是外來貨，一個店員，如果希望解釋這個或那個爲什麼那樣昂貴時，便說：『這是舶來品呀。』

這種一律性實在有些沉悶；同樣的房子，同樣的擺設，同樣的瓷器，男人同樣的衣服，女人同樣的裝束，但是我仍不同意那些嘲笑美國之標準化的歐洲美學家，有衣服也許都相似，但另一方面講，

這些衣服所有的人也都穿得。

更傷心的，是某種精神上的標準化，美國人喜好說起他們的自由；但他們的觀點、口味、情緒，以及由此產生的行為全是受外界支配，例如，電影規定了美國人的標準，報紙上又供給了『理想體』女人的一切詳細條件。這是欲望的標準。所有美國婦女在努力學某個電影明星時都依這些資料爲南其針。男人們則不自覺的也照着同一資料指示去陷入情網。這裏沒有鉅路中常的書。最堪注意的書銷數也不過幾千冊，除非它被某個『讀書會』鑑定說值得一讀了，在這種情形下它就會發行到幾十萬冊，因爲一般美國人自己不願去選擇，他便把選擇權交付於他的『會』，報紙和電影把傍晚在幾千條『大街』上閒步的人們的觀念給『非個性化』了，在美國消沉的心情與悠閒結合，其關鍵即在此。

美國人很曉得怎樣擰錢，但他們還沒有學會怎樣花錢，我所謂花錢，意思和他們的不同，他們花錢花得快花得耐——然而沒有見識，他們工作的本領比享樂的本領大得多，我可以說，在美國最快樂的時候是當城裏人接近大自然的時候，例如在海邊，青年是充滿了喜悅與歡笑的，但在電影院中，他們那種無精打采麻木不仁的神氣使人覺得奇怪，最幽默的或顯然可笑的場面也很少引起歡笑的反應。酗酒的事很多，雖然多數各州中都用各種不同的方法禁售烈性飲料。有些州是實行禁酒令的，有的地方威士忌酒是受配給限制的，有的在星期日不准賣酒，有的許坐着喝酒但不許站着喝。

汽車在美國奇妙而多，一般美國人都愛車，他常常兩三年就換一輛車，現在他可以買新汽車了，但必須過六個月才能得到手——這使他很不快意地追想起在世界上什麼地方會有過一場惡戰。我了解美國人們對汽車的愛好，但我不懂有些人爲什麼把他們的車當成佳家。有些餐館是閒人免進的，菜飯用托盤端出來，人們就在車子裏邊吃，郊外露天電影院，人們可以把車開到銀幕前的空場上，坐在車裏

不用出來就看片子，末了，在紐約的中央公園裏穿過時，就足能看出汽車在晚間還有一種用途：它代替了戀人們的陽台，這些個習慣使得生活有點兒可哀，不是說人們穿了時髦的外衣，而是在時髦的外衣底下，還常常有着時髦的感情。

在一般城市中的一般美國人會確定不疑的告訴你，他是世界上頂自由的人，他付電費爲什麼付得這樣貴？他的回答是現成的：電力屬於私人的公司，國家無權干涉私人公司的事務——這就是自由，在美國有私人的橋，私人的路，私人的水道，要從密西西比州通到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座橋上走過，必須給橋主人一塊半錢，然而，政府和各州事實却是干涉人民的私生活的，美國人認爲這和他們對個人自由的觀念並不相抵觸，警察可以闖進紐約任何飯店的房間，而倘發現屋裏有一雙男女，還可以檢查兩人有沒有結婚證書，要想結婚迅速，而無種種麻煩手續，田納西州的人須到阿拉巴馬州去，在阿拉巴馬州邊境附近有這樣的誘人的廣告牌：『來此結婚，速而且廉』——是獲得爲人舉行婚禮權的人貼示的，要想離婚而避免不愉快的訴訟手續，紐約的居民就須到尼瓦達州去，那裏的飯店老板們都因此大發財源，要想安安靜靜的喝一杯威士忌酒，密西西比州的住民必須跑到路易斯安那州去。在這州的邊境，我看見許多酒館名字叫『最後機會』。

在一個相當短促的時期內，美國造成了可驚的工藝技術。我看到他們的摩天樓建築得多麼快，在底特律城他們的汽車製造得多麼迅速精密，他們有多少種使人日常生活安適的發明。誰能不讚美美國的公路呢，路旁還有給汽車駕駛者在路上過夜設立的便宜舒服的旅館？有些美國人，看一眼這些工廠，這些紐約的宏偉的橋樑，這些自動餐館，和電刮臉刀等，便準備相信整個的人類文化是都集中在美國了。一位傑克遜城的新聞記者對我說：『羅馬是一個又髒又醜的城；裏面沒有可看的，——一座摩天樓一家好藥房都沒有。比起羅馬，我看傑克遜倒更像一個都城』，對這樣的人，怎麼能向他解釋

說，古羅馬的議事廳和文藝復興時代的宮室值得過傑克遜的摩天樓，或向他解說：除了那些兼售香煙，自來水筆，口香糖，甚至臘腸的藥舖外，還有拜占庭的鑲木細工和拉飛爾的壁畫存在呢？

美國人對於世界其餘地方的知識是不夠的。他們不知道『舊世界』的歷史和地理，我遇到一群小學生，他們對我說不出一個蘇聯城市的名稱。他們的政治水準也同樣低下，人們曉得各個參議員的私生活面，但在許多州內『社會主義者』（不用說『共產主義者』）一字就被認為是冒犯不敬的。美國報端常說兩個異黨的存在即是真正民主主義的保障，我們也許注意到，沒有一個人能解釋出這兩黨理論的分野何在，以及北方的共和黨人和南方的民主黨人究竟有什麼區別。

有些歐洲人曾嘲笑美國人的工藝崇拜。現在這些同一的歐洲人低聲下氣的期望被他們嘲笑過的本家兄弟們，給他們一輛舊汽車，或一套過時的衣服了。這裏並沒有什麼可譏笑，也沒有什麼可奉承。美國之進展，是沿着與老歐洲所走的另一條不同的路前進的，法蘭西差不多是由哥德式教堂和行吟詩人出發的，美國則是由汽車，賣吃的藥舖，黃金狂起家。她很快的達到物質文化的高水準，但她的精神文化則剛剛覺醒，熟悉於美國人的智慧、朝氣、和精力，我們是有權利來說這個偉大民族的精神文化也將是偉大而獨立的。

一般美國人的政治意識已經有若干改變；他正在漸漸離開這深淵。羅斯福周圍都是些最誠實的思想家，識得歷史的潮流，這些人現在已被撤換（或自動走開）了，故大總統活動的遺跡尚在，我觀察到許多工人中已經開始有了獨立的思想，真正的團結，和對他們國家之使命的自覺，他們僅被些偽政府和冒險家所領導的那時代就要告終了。我們看到美國科學家對於世界的貢獻。美國作家們不是些變節者或沙龍中的唯美主義者；他們是與國家休戚相關的人，縱使讀者不愛看他們的作品，與法國作家相反，美國作家在我看來是『有機的』，好像是本國根深的大樹，美國電影已產生出真正的普遍

性的幽默；除了天才的賈波林外，我還可舉出馬克斯四兄弟，電影還產生了狄思爾的多樣性，那是足以激動一個毫無抒情愜感的人的真正的詩歌。最後還有美，紐約的建築是具有一種令人不安的，然而不容爭辯的美的。

美國的知識階層已經誕生了。然而還軟弱缺少自信；他躲閃着光亮輝煌的廣告，潛窟中震耳欲聾的自動音樂箱，牧師傳道時引據着聖經提到商業公司並夾雜着廣告的說教。它寄身於一種可稱為契訶夫式的憂鬱中，有時玩世不恭，有時徒作空想。但智識階層內勇敢人氏日益增多。他們明瞭逃避、拒抗、和孤立都非自救之道。美國一般人的精神世界，必須提高到他出生的產房起直到死後火葬場止，始終包圍着他四周的工藝文明的水準上。

三

大西洋形成的疆界，並不是一個政治上的意想中的疆界，像法比之間或瑞典挪威之間的那樣。美國的樹木甚至都與歐洲的不同。美國的花園中常發現一種毒草；倘用手擦它一下，皮膚上就會長起毒瘡來。還有在別處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滂沱大雨，這樣的瘋狂風暴，這樣的赤道似的炎熱。大自然對這建造摩天樓的民族顯然並不屈服。

美國的前副總統亨利·華萊士，從俄國帶回來洋莓種在他的後花園裏。我看見了竟不認識，這洋莓變得極大。原來的香味失掉了。歐洲人到這裏來改變得很快。美國人是知道怎樣溶化人心的。

真正的產業投機家們有一套心愛的戲法；他在良好的住宅區買一所房子，叫一個黑人來住在裏

面，這一帶於是立刻成了禁忌，所有白人都搬走了，這投機家遂用極便宜的價錢把鄰近房子買過來，再把這單身黑人請出，這地區又變得適當了——房子也就漲了價。

種族之見且已深入美國勞工界，許多工會領袖對白種工人說，一切麻煩並不由於白種工廠主人的貪婪，乃由於黑皮膚的飢餓的「競爭者」，黑白種工人兼容並納的前進工會在近年來才成立，其他有種族之見的組織則不願使黑人作精巧的工作，並且因此曾發生罷工和殺戮，南部的黑種工人們住處都與白人遠離，較白人還爲貧困，寂寥孤單，遭人白眼，一個進步的貿易同盟的主席——一個勇敢的有教養的黑人——帶着一種由長久悲苦的自覺所磨練出來的敏感告訴我說，他的白種的同事從來沒有一個來拜訪過他，或者約他到他們家裏去。

在南部還有不成文的法律，白人可以強姦黑人婦女而不受懲罰，另一方面，如黑人與白人婦女同居，他就要定作強姦罪而送到電椅上去。在南部的審判實在和「私刑裁判」差不多，不久以前，在阿比威薩有六個白人強姦一個黑人女孩，法院判決「無罪」，在皮斯莫爾一個黑人在電車內遭遇了准許的「界錢」幾英寸，電車駕駛員就把他打傷了。結果如何？警察並沒有逮去那白人駕駛員，反把這黑人抓去殺掉以爲警戒。在哥倫比亞城，三十個黑人被帶來受審，爲什麼呢？一些白人組織一個集體謀殺，殺死了兩個黑人傷了十二個黑人，這舉動被稱作南部的「種族之紛亂」，要來答辯的不是謀殺者，而是被謀殺者的父子兄弟們。傑克遜的一個律師，他正企圖救三個無辜黑人的性命，對我說沒有一個人，對於這黑人之無罪表示真正懷疑，但白種人不利於他的見證，法庭是不能相信和白人見證相反的黑人供詞的，縱使那白人是個虛偽的見證人。在南部沒有黑人陪審官，法院也不無罪赦免黑

人，另一方面，倘有加私刑於黑人者竟偶而坐了囚籠，他的開釋是毫無問題的。

這些蓄奴者們的頭子是參院議員畢爾保，一個紅頭髮的偽政客，他用暴風雨似的號召「約束黑人」來吸引聽衆。畢爾保曾提議把所有美國的黑人都移到非洲里比亞去。蓄奴者們若是沒有了奴隸，那倒好看得很！不過誰都知道這位參院議員只是說說玩兒而已，他是密西西比州選出的參院議員，在那裏黑人並不少於白人，那裏的白人，一想到這些貧苦艱難的民衆有一天會變得不耐煩再歌唱着「哈里魯呀」（讚美上帝）而等候照例的被吊死時，常要不寒而慄的。去過歐洲的黑人不少；許多人曾爲美國和有種族偏見的德國作過戰。他們見到，在巴黎或羅馬並沒有一個人把他們看做像有瘟疫似的，不敢親近，回到家來，他們遂帶着更大的悲痛，南部現在已臨到有決定性的重大事件的前夕；或是主子們讓步，否則黑人們昨天還在前綫上的——就要開始爲平等奮鬥了。

我確信種族之見在美國終久是要消滅的；但我們必須了解這種疾病已經深入一般美國人心。在南部，未曾傳染上種族之見的白種人我連一個也沒有遇見過。一位反對蓄奴者們最熱烈的人，在一次坦白的親切的談話中對我承認說：「不錯，我爲黑人辯護。可是我也一樣的不以爲他們是人民，昨天我和黑種女僕的孩子一塊兒玩耍，我發覺我想着是同一個小狗玩耍，而不是一個小孩子」。種族之見甚至傳染到被迫害者；我遇見過反猶太的黑人，和深信白人較黑人優越的猶太人。

美國人喜愛喝混和酒。在許多鷄尾酒中，有一種酒好像虹彩似的——黃色，琥珀色，紅色的液體在玻璃杯內一層層的並不溶混只有到了飲者的口裏它們才摻和起來。我可以拿這種飲料比美國的人種階層。種族「清一色」的觀念竟在由人種之混合而致強盛的國家內得到熱烈的擁護者，這有多麼奇怪！

雞尾酒也許爲人喜好，也許不爲人喜，但難於想像的是酒保對於一個堅持要純粹一種飲料的顧客，給預備了混和酒。我曾看見美國的種族偏見者維護這種觀念：美國人種族超越其他一切人種。美國兵士死於諾曼地和萊茵河的，都是爲了什麼呢？

名記者李普曼說，在我論美國的文字中，我所批評的乃是易於批評的——種族之偏執；美國人們自己也知道這種缺點，並且高興能批評自己的缺點。李普曼說如果我們蘇聯人民能識得美國這種長處而且也批評我們自己的錯誤時，他，李普曼，就要同意認爲我們是「真實無偽的國民」了。是的，我知道這最優秀的人民對於他們對黑人的態度是自愧的，但我的意見則以爲，所謂良醫也者，並不是因爲他們肯治病，而是因爲他們把病治好了。當畢爾保華正在密西西比州壓迫黑種人時，黑人並不因李普曼承認畢爾保之邪惡，並在紐約發表些文字就比較好過起來。至於我們自己，我們從不曾否認過美國的長處，也從不曾對己或對人掩飾過我們的錯誤。例如，在美國有精巧的電話；從紐約打電話到舊金山比往莫斯科打電話到圖拉還容易。在美國，不分日夜每小時都有優良的旅客飛機，從這一城飛那一城。也許李普曼要說我所讚美的只限於技術方面。不然，我已經寫過我喜歡美國的文學。我想我們可以從美國作家，美國建築家，甚至美國影片製造家（固然一般產品多俗庸無價值）學習到許多東西。我們知道我們自己錯誤——我們抨擊我們的官僚主義，我們的粗野，有時以及我們技術的落後——但我們並不是專爲批評而批評，而是爲要改善。我們沒有蓄奴隸者，並且李普曼是否承認我們爲偉大的國民也不成問題，倒是我們是否承認種族偏見者和蓄奴隸者爲偉大的國民還是問題。我相信美國有遠大的未來，而且我深信美國不久就會把它的最厲害最可恥的疾病治療痊愈的。